

新民晚报

那是好多年前,大姐打电话来说,父亲身体越来越差,已经七八十岁的人,怕是活不了几年了,你抽空回来看看吧。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,决定回家好好陪陪父亲。

回家的姿势

陈仓

见到父亲后我就问他:“你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事情?”真有点让他留下临终遗言的意思。父亲的回答出乎意料:“我想看看飞机。”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,虽然把子女都拉扯成人,翻过大山走进了大都市,但是他一直留在村子里,成了我们这些游子的坐标,成了迷茫人生的灯塔。

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在地里种庄稼,天气特别好的时候,经常能看到一个指头那么大的亮点向前移动。我们知道那是飞机,便放下手中的活,抬起头目送着飞机消失在狭窄的天空。

当时,这是山里人与远方唯一的联系。我告诉父亲,等我长大了就去开飞机,从村子上空经过时,给家里扔一封信下来。少时的梦并没有实现,但每每坐着飞机从群山上经过,我都会想,这身下是否就是我的故乡?是否有父老乡亲在田头张望?

对于父亲要看飞机的愿望,我是不满的。我说:“你一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,我带你去坐一次吧。”但是父亲拒绝了,说自己坐拖拉机都头晕,真实的原因是他从大姐那里了解到,坐一次飞机要花上千块钱,这可是他一亩地一年的收成啊!没有办法,我就带他

去看看飞机。那天,天气不错,我开了两百公里的路,翻过秦岭来到咸阳机场。但是可以看到停机坪的地方不允许停车,我只好开着车绕着机场慢慢地转圈子。父亲实在过意不去,就指着远远的地方说:“我看到了,那个白色的不就是飞机吗?”父亲看到的确实是飞机,但是只能看到半个身子,而且距离太远,飞机像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可怜巴巴地卧在地上。老天有眼,正好有一架飞机要降落,从我们的头顶滑过。父亲张着嘴,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

我回到上海后,大姐再次打电话说,从西安回去父亲一直很快乐,见到村里的人便说,飞机好大呀,两个翅膀比两间房子的屋顶还要大,从天上飘下来的时候和老鹰一样威风,我们家喜娃子回塔尔坪或者去上海的时候,都是坐在老鹰的肚子里。

听了大姐的话,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父亲要看的哪里是飞机呀,分明是儿子回家和离家的姿势。

有一年清明节前夕,我到西安开会,趁机回了一次塔尔坪,给母亲和哥哥上了坟,扫了墓。我好多年都没回家扫过墓了,所以父亲十分意外地问,你哪来的时间?我说,是顺便的,在西安出差。父亲说,你是坐汽车回来的吗?大姐告诉他,我是坐飞机回来的。

父亲自豪地说,难怪了,上午有一架飞机从塔尔坪飞了过去。我说,天上有很多飞机,能坐飞机的人更多,又不止我一个人。父亲说,上海在东边,塔尔坪在西边,从东朝西飞的飞机,我就看到一架,不是你还谁?按照父亲的口气,整个世界似乎只有儿子才有资格坐飞机,只有儿子回家是从东朝西飞行。我真想告诉父亲,即使我坐着当天的飞机,也不见得会从塔尔坪的上空经过,何况自己还不是几天前回来的。但是为了维护父亲的美好想象,我只是笑了笑,再也没吱声。

父亲又问了一些有关坐飞机的情况,包括坐一次多少钱,要多长时间,飞机上边会不会头晕。我告诉父亲,有机会他一定要坐一次飞机。估计是年事已高,很多事情都想开了,父亲的态度也就变了,说如果能坐一次飞机,那就

不白来世上一趟,塔尔坪多少有本事的人,临死也没有坐过一次飞机。父亲坐过的交通工具,只有摩托车和拖拉机。除此之外,他一生的路都在地上,是靠着双脚行走的,或者说父亲一辈子还没有离开过地面。所以,我下定决心,尽快让父亲离家飞行一次。

对于父亲要乘坐的那趟飞机,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:座位必须靠着窗子;飞行时间不能放在晚上,不然只能看到星星,和站在地上也没有什么区别;根据天气预报,必须选择晴天……老天爷很帮忙,那天下午天气十分晴朗,没有一片乌云,也没有一丝白云,天蓝得像一块玻璃。

唯一遗憾的是,赶到咸阳机场办理登机牌的时候,已经没有一个连在一起的座位,而且没有一个是靠着窗子的。好在身边的那位男士,听说父亲是第一次坐飞机,很绅士地和我们换了一下位子。

从咸阳机场起飞后,飞机就冲上了天空。由于天气绝佳,地面上的景物虽然变小了,但是像一张地图一样,田地河流清晰可见。父亲看到地面上的

人机就买顶配,完全没有意义。真要是喜欢,先买个便宜的入门款,真有兴趣,再换好的也不迟。

我深以为然。我太了解自己的儿子,这份突如其来的执念,多半不是因为有多喜欢无人机,而是源于“被阻拦”的逆反——你越不让我买,我就越想要;更有一份渴望“自我作主”的情绪在里面,仿佛买下这台无人机,就是证明自己支配零花钱了,是真的长大了。我甚至能预见,即便我们妥协,给他买了那台便宜的入门款,他也多半是新鲜两天,过后便会把它丢在角落。而我们所有的理性劝阻,在他眼里,只会变成“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开心”“你们就是不相信我”的误解。

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老人们常说,人教人教不会,事教人一次就会。我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:不如就顺着他的心意,让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下那台无人机。我仿佛已经看到,春游那天,别的孩子分享着各式各样的零

食,他却只能啃着面包,用家里的水杯装着凉白开,默默地坐在角落;看到他日后想买喜欢的文具、想要的玩具时,却账户空空的失落。

那份代价,是他亲手选择的,也是成长里最真实的一课。他会明白,冲动之下的决定,要用漫长的克制来偿还;他会懂得,钱不是用来挥霍的,而是用来规划和珍惜的;他更会懂得,真正的自主,不是随心所欲,而是懂得权衡与取舍。可这念头刚冒出来,就被我自己压了下去,怎么看都有些不切实际和冒险。先生依旧坚持着先买入门款的想法,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,想来,他也在为那台无人机辗转反侧。我不知道,到底该狠下心来让他经历一次“事教人的成长”,还是该理智地再缓一缓,等等。或许,成长本就没有标准答案,而我们能做的,只是在理性与温情之间,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平衡点。至于那台无人机的最终归宿,至于儿子会从中收获怎样的感悟,似乎还藏在未到来的日子里,等着我们一起去揭晓。

影星李亚鹏,左手公益,右手八珍糕,引人关注。一般认为,做公益能带火八珍糕,卖八珍糕能反哺公益,相辅相成。而在我看来,在“大健康”概念上两者是有所交集的。

公益基金主题鲜明,容易理解;八珍糕是寻常小吃,怎么跟“健康”搭起界来?

应该说,坊间八珍糕分两类,一为休闲食品,一为养生食品。从本质上说,作为休闲食品的八珍糕,不可能不带一丁点药膳功能,比如冠以茯苓、茯苓之名的八珍糕,而作为养生食品的八珍糕,除冠以茯苓、茯苓之名外,还要更多考虑于“八珍”中注入中药元素,“良药苦口”,其吃口自然比休闲食品八珍糕稍微差一点。

事实上,养生八珍糕才是各色八珍糕的“爷”。

目前我们能够找到记载八珍糕的最初文献,是明代外科名医陈实功所撰《外科正宗》。

陈实功(1555—1636),南直隶通州(今南通)人。《外科正宗·自序》称:“余少日即研精此业,内主以活人心,

人流,第一句话是“跟蚂蚁一样”。随着飞机向前,窗外清清楚楚地映现出了脚下的群山,群山上覆盖着一层白雪。

父亲问我,这是什么山?我告诉他,这是秦岭,我们家就在秦岭山中,过去的几十年他就在身下的山中,种庄稼,养牲畜,看飞机,想儿子。等一会儿,我们将从自己家的上空飞过。

父亲本已有些头晕,听我这么一说,立马打起了精神,直直地朝窗外看着。他说,他想看看自家的房子和自家的几亩地,说不定还能看见邻居家的那条可恶的老黄狗。虽然窗外的江河大树,随着飞机的拉升,慢慢地被距离忽略掉了,除了山头与白雪,什么也看不清了,连蚂蚁也不是了,父亲就一直坚守着,直到结束了整个行程。

下飞机时,我问父亲看到什么没有。父亲说:“没看到,不过,飞机从头顶飞过时,老家的人肯定看到了。”我明白,老人家看到的,只是指头蛋子大小的一个亮点,一个指头蛋子大小的远方。

在这小小的远方之中是我的父老乡亲。

而外悉诸刀圭之法,历四十余年,心习方,目习症,或常或异,辄应手而愈。”又说:“集既成,付之梓,名曰《外科正宗》。既而揽镜自照,须鬓

八珍糕 西坡

已白,历下所云治外较难于治内,庶几识余之苦心哉!”显然,他对中医药学下的功夫极深,成绩必定斐然。

我最欣赏陈实功“因病不可猜,药石之不可乱投”之说,由此推断他把八珍糕纳入医案决不会毫无道理。《外科正宗》卷之一“痈疽门·杂忌须知第十四·八仙糕”条,谈到它的主要成分为人参、山药、茯苓、芡实、莲肉、米(糯米和粳米)、白糯、白蜜、将人参等五味各为细末,又将糯、粳米亦为粉,与上药末和匀,将白糖和随将粉药乘热和匀摊铺笼内,切成条糕蒸熟,火上烘干,瓷器密贮,每日清早用白汤泡用数条,或干用亦可……服至百日,轻身耐老,壮助元阳,培养脾胃,妙难尽述。”

八仙糕,即八珍糕,为朱彝尊、乾隆、慈禧认可、沿袭。朱彝尊《食

究鸿秘》之八珍糕成分:山药、扁豆、苡仁、莲子、芡实、茯苓、糯米、白糖。《清宫医案》“乾隆方”之八珍糕成分:茯苓、莲子、芡实、扁豆、薏米、山药、人参、白术,外加白糖。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“慈禧方”之八珍糕成分:茯苓、莲子、芡实、扁豆、薏米、山药、麦芽、藕粉,外加白糖。

尽管对“八珍”的理解和选择各不相同,他们的得益却都很显著:朱彝尊活了81岁,乾隆活了89岁,慈禧活了74岁,在当时算是高寿。

我当然也吃过八珍糕,出发点则绝无“延年益寿”选项,嘴馋而已;买的八珍糕,主打“茯苓”,号称“贡品”,成分表上标明:糯米粉、大米粉、麦芽糖醇、八珍粉(茯苓、芡实、莲子、薏米、山楂、山药、白扁豆、麦芽、瓜子仁、南瓜子仁、腰果、黑芝麻)、花生碎、蔓越莓、食用植物油,可谓花样百出,然而恰恰缺了《外科正宗》提到的一个要素——人参。朱彝尊、慈禧诸方可以不在乎人参,盖因他们平时常服,咱普通老百姓恐怕未必有此实力如法炮制吧。我的八珍糕若含人参,一盒8枚共200克才卖15元,呵呵,你以为你是谁?!

春节回乡探亲时,和家人闲聊时聊起了那个名叫任超的“赤脚医生”。虽然他过世好多年了,但我脑海里有关他的一幅幅画面顿时连缀成一部电影在眼前闪现。

虽说他是“赤脚医生”,但医术真心不错。有一年秋天,我感染了一种病(其实就是疟疾)。这病周而复始很折磨人,我发着高烧,盖上几床棉被,照样冷得牙齿直打架,还全身酸痛,嗜睡。爷爷赶快叫来了任医生,他上门帮我量了量体温,又看了看我的舌苔,连着给我打三天针(实际上就是抗生素)。对症下药,病神奇般地好了,人一下子就精神了。

还有一次,因为我不注意用眼卫生,眼睛瞎了个麦粒肿。刚开始家里人也没当回事,就按农村土法治。不知为啥土法竟对我失灵了,患处越肿越大,到最后甚至鼓了脓,眼睛像顶了一个巨大“炸药包”,又疼

又胀。家里人把我送到任医生这里。他也不多言语,用手按了按脓包,从铝盒里拿出了一把不锈钢手术刀,用酒精擦了擦刀头,准备帮

我动个外科小手术。花生没动过手术,不禁紧张害怕,他安慰我,你要相信爷爷的本事,一会儿就好!为了方便操作,他一只脚踩在凳子上,左手按住我的头,右手执刀,干脆利落地在脓包上割开了一个小口。我只觉得寒光一闪,甚至还能听到手术刀划开皮肤极轻、极闷的“嚓啦”声,里面的脓液顿时像决堤的水一样飙出来,顺着眼眶又腥又热地淌过脸颊。任医生此时也顾不得腥臭,又用手使劲地挤了几下伤口,把里面的脓液全逼出来,疼得我龇牙咧嘴。脓头拔除后,很神奇,没过几天,刀口愈合,麦粒肿也消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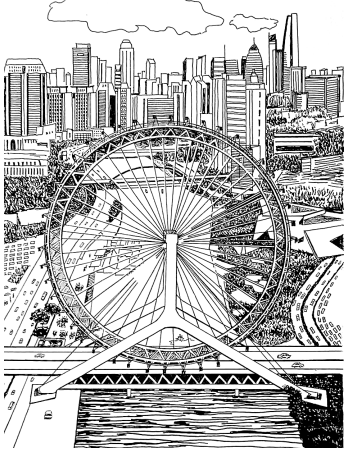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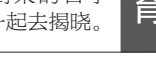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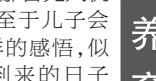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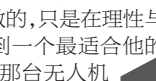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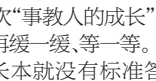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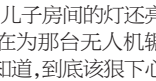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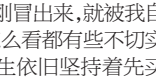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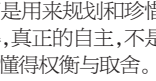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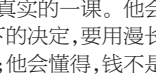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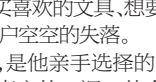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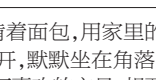
上大学后,我不常见他了,大三放暑假时,有一天下午路过他的诊所时,他突然叫住了我,用一种从未见过的谦恭语气对我说,他最近写了不少诗,请我帮他提提修改意见。我停下脚步走进了诊所。他的诗就写在处方签上,就地取材,一首一张,并用黑色的铁夹子夹住,粗略估算大概有几十张之多,字迹工整,一笔一画都写得极认真,完全不似他平时轻佻的风格。

在诊所昏黄的灯光下,满是消毒水的味道里,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诗,关于对人生、农事等的体悟。说实话,那些诗既不是现代诗,也不是古诗,充其量就是自娱自乐的打油诗。我不敢明说,怕挫伤了他的自尊心。于是,对文学懂懂的我便胡乱地从诗歌意境、遣词造句、平仄押韵等方面就提了点大而空的意见。

我始终忘不了当年的那个场景,在我搜肠刮肚讲这些东西时,他拉过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旁边,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,神情虔诚且专注,还不住地点着头。草草讲完这些,我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听懂,便三步并作两步逃离了诊所。

过了几天,他又逮住了我,拿出修改后的诗给我看。其实也没啥大的改观,只是简单地改动了几个字。为了尽快脱身,我心生一计,红着脸骗他说,你看改一改,是不是好多了,诗的味道和意境就出来了。后来,我依稀记得帮他向报刊发过几次稿,最后石沉大海了。很遗憾,他的文学梦至死都没能实现。

当年那些言不由衷的“谎言”,现在想来,总有些愧疚。写下这篇文章对他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怀念,也是一种特殊的补过。



天津海河畔 (钢笔画) 王世安

七夕会

一家人周末逛街,路过数码柜台时,儿子忽然心血来潮,被柜台上的无人机吸引住了。营业员格外热情,手把手演示起飞、悬停、转向、螺旋桨转动的轻响里,儿子眼里的光亮得藏不住,那是孩子式的、毫无预兆的心动。演示结束,他转头就拉着我和先生的手,语气里满是急切:“我要买这个!”

我和先生对视一眼,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犹豫。这款无人机价格不低,远超他这个年纪该有的“玩具”预算,我们当即摇了摇头。没承想,儿子半点不气馁,立刻抛出了“撒手锏”:“我用自己的存款买!”

我们看着手机上的他账户余额,不算少,是他的压岁钱、零花钱,总额刚好高于无人机价格那么一点点。这就意味着,他可以靠自己的存款买下无人机,但这几乎会耗光他所有的积蓄。“没关系,我以后不买别的了。”儿子答应得爽快。我提醒他:“你春游就快到了,剩下的钱

关于一台无人机

卫劭雯

最多买一个面包一瓶饮料。”儿子毫不在意地回答:“可以啊。”虽然商讨的过程十分顺利,但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先生率先摆摆手,语气坚决:“不行,不能买。”我心里却犯起了嘀咕,一边是“孩子有权支配自己的存款”的念头,一边是作为母亲的理智,我太清楚,这份“非买不可”里,多半是一时兴起的冲动。我决定先搁置争议,等思考清楚了再作决定,对儿子说:“咱们缓两天好不好?如果下周你还是这么想要,咱们再好好商量。”

儿子抿着嘴,不情愿地点了点头,他显然知道这是大人的“缓兵之计”,这“缓两天”多半就把无人机给“缓没了”。一路回家,他没说一句,那落寞的神情,让我心里不是滋味。

晚上,我和先生开启了一场关于“如何引导”的讨论。先生的观点直白又实在:“他连无人机怎么操作都不知道,纯粹是把它当成了高级遥控玩具;而且人生第一台无

一位医生的诗歌情怀

欧天长

我始终忘不了当年的那个场景,在我搜肠刮肚讲这些东西时,他拉过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旁边,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,神情虔诚且专注,还不住地点着头。草草讲完这些,我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听懂,便三步并作两步逃离了诊所。过了几天,他又逮住了我,拿出修改后的诗给我看。其实也没啥大的改观,只是简单地改动了几个字。为了尽快脱身,我心生一计,红着脸骗他说,你看改一改,是不是好多了,诗的味道和意境就出来了。后来,我依稀记得帮他向报刊发过几次稿,最后石沉大海了。很遗憾,他的文学梦至死都没能实现。当年那些言不由衷的“谎言”,现在想来,总有些愧疚。写下这篇文章对他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怀念,也是一种特殊的补过。

艺彩飞扬公园韵

郭树清

在虹口公园南门一角,有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红歌演唱小组。每逢周末,在一架电子琴、一把二胡、一只乐鼓和一支口琴的伴奏下,一场场悦耳动听、贴近生活、洋溢温情的文化盛宴在这里拉开序幕。经典老歌《浏阳河》《洪湖水浪打浪》正腔正韵;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红梅赞》韵味十足;《再见了大别山》《英雄赞歌》深情悠扬;《走进新时代》《春天的故事》活泼生动;《军港之夜》《爱这蓝色的海洋》熟悉而优美的旋律,仿佛将我拉回到军旅生涯中那段难忘岁月。曲艺爱好者们也纷纷前来参与,争相献艺。高手在民间,那穿越时光、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,不仅是一场演出,更是深化城市美育内涵的好形式。徜徉在乐海里,翱翔在歌声中,使人真正得到美的享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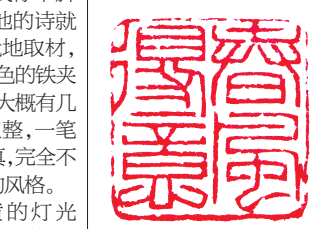
春风得意

(篆刻) 杨敏

在虹口公园南门一角,有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红歌演唱小组。每逢周末,在一架电子琴、一把二胡、一只乐鼓和一支口琴的伴奏下,一场场悦耳动听、贴近生活、洋溢温情的文化盛宴在这里拉开序幕。经典老歌《浏阳河》《洪湖水浪打浪》正腔正韵;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红梅赞》韵味十足;《再见了大别山》《英雄赞歌》深情悠扬;《走进新时代》《春天的故事》活泼生动;《军港之夜》《爱这蓝色的海洋》熟悉而优美的旋律,仿佛将我拉回到军旅生涯中那段难忘岁月。曲艺爱好者们也纷纷前来参与,争相献艺。高手在民间,那穿越时光、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,不仅是一场演出,更是深化城市美育内涵的好形式。徜徉在乐海里,翱翔在歌声中,使人真正得到美的享受。

养育

在虹口公园南门一角,有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红歌演唱小组。每逢周末,在一架电子琴、一把二胡、一只乐鼓和一支口琴的伴奏下,一场场悦耳动听、贴近生活、洋溢温情的文化盛宴在这里拉开序幕。经典老歌《浏阳河》《洪湖水浪打浪》正腔正韵;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红梅赞》韵味十足;《再见了大别山》《英雄赞歌》深情悠扬;《走进新时代》《春天的故事》活泼生动;《军港之夜》《爱这蓝色的海洋》熟悉而优美的旋律,仿佛将我拉回到军旅生涯中那段难忘岁月。曲艺爱好者们也纷纷前来参与,争相献艺。高手在民间,那穿越时光、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,不仅是一场演出,更是深化城市美育内涵的好形式。徜徉在乐海里,翱翔在歌声中,使人真正得到美的享受。



春风得意 (篆刻) 杨敏